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立元

武林道士稽 伯 勇 學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向向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

無為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哀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哀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已下向向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罔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

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為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驚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驚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宥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適道遠之遊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悅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為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懼悅意喜則氣散而

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鬱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哀始由於君政失中以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傷陰陽不和之狀喬詰言之好高卓驚行之尚異天下因堯之迹而有

○ 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盜跖既舉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爲賞罰況其它乎上之人終以賞罰爲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詳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爲福而不爲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莫之擾宥則莫之迫莫擾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恬則太

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過於爲善必過於爲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爲賞罰何服安其性命之情哉

○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寬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爲而自治也昔堯亡自存之道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親之衆之禁無寬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反傷人刑矣喬詰高奇之論喻曾史之流卓犖獨行勇猛比盜跖之徒也賞善不足言許善衆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譁競逐以勢利爲務何暇事恬愉壽考耶

林氏庸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寬容自得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

何用治之哉恬靜也愉樂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者好高而過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立驚者狂厲皆形容不和之意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衆世皆然賞之而不足言此等入多也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哉

○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手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吹竽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向句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戰國縱橫則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者矣南華立宥之論有心於復古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順喜

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宜發而中節不夫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則寒暑為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驚勇於事為之間善者為曾史惡者為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為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奉奉在念覲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詼詭而心則兼黃之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傷卷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感也豈直遇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亡無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齋卷僉囊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惑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無為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惠御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

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齋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僉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儆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蒞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為則我莫為不貴愛以身於為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受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炊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何暇治天下哉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之文由性以充於內則與道為一由聰明以求於外則離道為名天下苟安其性命之在己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立人德亡

22 RT 011

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迹則此八者始嚮割卷束僉聚囊括而亂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至儻之形容其尊惜之狀吾亦無知之何矣夫君子為天下所歸不得已而臨莅莫若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所以治已無不為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聖人入而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知有可尊可親故無所寄託及出而之乎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託之矣天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冥乎神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異蓋於有往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莊子為未有天下者而言若可者見其已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言可以者

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握其聰明則耳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然則如淵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此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動我何與焉

陳詳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聖人豈強為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為神明指蓬蘆為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儻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適已而已非忘天下則有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

貴愛之有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下之所願為君也故可以寄託天下然老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言若可託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以若可之辨明矣若夫寄託之說當從老子為正無解五藏則道德不支於仁義之歧無握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色之偽尸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始有言如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如在橐籥之中而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莫能感載仁義於己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偽莫能干絕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襲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本嚮卷難其卷僉囊亂其囊謂陳述難其卷懷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

反尊惜繁難其感甚矣故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而性命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貴身愛身於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已憂樂不為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龍者變化而彰明道性真常如淵之靜默號今應時如雷之發聲神運于內象見于外寬裕自守羣物動昇雖云不治天下而治法存焉

林氏虞齋口義云悅聖之聖近似能字猶言草聖故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孟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鬱卷局束倫囊多事齋戒跪坐言鄭重致恭鼓歌以儻不知手舞足蹈也蓋識一時學者吾指它人而言汝輩如此果如何哉不得已而下說無為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

骸之束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揮抽也謂通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龍喻文采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靜不言雷聲感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而文奇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我但無為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哉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不為失存之不為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鬱卷倫囊而亂天下也鬱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信愛謂馳聘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儻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莅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為

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為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為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奇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揮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手從容無為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

下哉○儻囊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儻囊之囊附釋字條引莊子為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捨擯上音儻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儻囊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漢書捨擯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